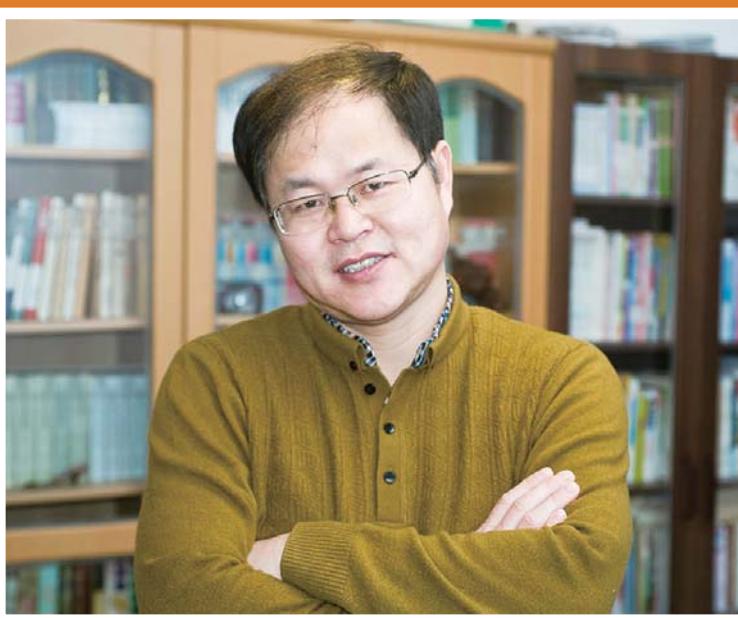




“谁也想不到/一支总憋在/抽屉和书包的铅笔/有多少梦想?//第一个梦想/是溜出教室去/在山坡上/萌出嫩绿的芽/头顶,开着/漂亮的花儿//第二个梦想/是跑到荷塘里去/为小鱼虾/撑起阴凉的伞/伞上,趴着大眼睛青蛙……”

这首收录于部编本小学语文课本三年级下册的儿童诗《一支铅笔的梦想》，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、著名诗人张晓楠的作品。在最新诗集《诗歌魔方》出版之际，张晓楠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，他说，以孩子的视角打捞诗情和快乐，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。



记者 倪自放 济南报道

一支铅笔也有梦想

《一支铅笔的梦想》不是张晓楠唯一一篇入选各类课本的诗作，《秋天的小名》入选“苏教版”四年级及全国中国语言文学大学教材；《不能飞翔的鸟》入选全国高师通用教材等。他的诗作还入选《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经典》《新中国60年儿童文学精选》《世界最美儿童诗集》《齐鲁文学典藏文库》等重要读本。

当然，《一支铅笔的梦想》是张晓楠较为人熟知的诗作。

张晓楠说，《一支铅笔的梦想》的创作初衷，主要是基于一些孩子的生活现状，急于摆脱苦闷、创造快乐的过程。很明显，表面写的是铅笔，实际上写的是孩子。原本是一首诗歌作品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“幼儿文学百年经典”原创图画书时，改变了一下排列方式，增加了一些铺垫式叙述。收录小学语文课本时，延续了这个形式。

张晓楠说，一支铅笔有多少梦想呢？也许有六十个，也许有六百个，甚至更多。他可能永远跟不上孩子的想象和脚步。但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、一个儿童诗人，他有着自己的梦想和思索，并把这种梦想用孩子的视角表达出来。首先，“铅笔”是孩子们最常见的学习工具。铅笔写出的字，一旦出点儿差错，可以通过橡皮擦拭去修正，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再者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需要用“笔”去代言、去完成。所以从心理上讲，铅笔是孩子们最友好、最信赖的朋友。三是“铅笔”拥有纤长的身材，如孩子们正在发育的身形，也为诗中铅笔总是期待自己成为伞柄、豆角、丝瓜、撑杆等物品，提供合理性和真实性。

诗人的心理密码

“进行儿童诗歌创作就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”，说起自己的创作路程，张晓楠回答得简洁凝练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张晓楠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乡土写作。即便儿童文



学创作，也多是童年和乡土题材。

张晓楠的诗歌之所以回望乡村和童年，他说那来自于故乡的滋养，“故乡，是心灵的原乡。故乡的乡俗民谣、游戏吆喝、乡邻乡亲永远铺衬着我的记忆，而不可磨灭。”

1972年，张晓楠出生在鲁西南地区的鄄城县，离黄河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。这里是黄河文化、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错地带，风土人情、传统习俗、生活方式等具有中国乡村一定的代表性，“可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村孩子经历的事情，我基本上都经历了。这种经历和生活体验，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印记，也奠定了我的创作根基。故乡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物都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，每一次回望，都是一次沉浸、一次回归。”

今天，我们如何给孩子写诗 著名诗人张晓楠：

的绿苗/那些套种的庄稼/偶尔夹杂的/点点黄花//多么像/母亲纳好的鞋底/一针一线/密密麻麻……//有好多时候/梦见自己/赤着脚在走//任那枚银针/一不留神/把乡情刺破//”张晓楠说，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密码。而这些密码，也许就是一垄麦茬、一畦绿苗、几只燕雏，需要读者去尝试解读。

有童心童趣是前提

作为一名“70后”，张晓楠仍然保持着比较旺盛的童诗创作力，这让人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张晓楠自认为尚有童心童趣，并建议热爱生活、情感细腻、思维灵活的人，都不妨在文学创作上尝试一下。“没有童心童趣这个前提，就不可能创作出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品。”

张晓楠的本职工作相对严肃，但生活中的张晓楠为人随和。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近四十年，张晓楠说，写童诗的人必须心底铺满阳光，有爱心、童心和想象力。“儿童文学作品是给孩子心灵打底子的，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有洗涤心灵、净化人心的力量。在儿童文学创作动笔之前，首先要明白你所面对的是白纸一样纯净的孩子们，你要想清楚需要在这张纸上留下什么。”

童心童趣打底，儿童文学创作当然也有技巧。“任何艺术门类的创作，都有技巧。只是技巧是长期训练出来的，让人看不出技巧的痕迹而已。所谓无技巧也是大技巧。”张晓楠说。

张晓楠写过一首童诗《拥抱》，“两只瓢虫/相见了/立起身来/抱一抱//枝头毛虫/弯腰笑/一个葫芦两张瓢//”这首诗收入张晓楠最新出版的诗集《诗歌魔方》系列中。

这是张晓楠应一位编辑朋友的约，以“友爱”为主题创作的诗歌。这类诗歌不好写。紧扣主题容易，但往往流于直白和说教，不受孩子们所喜欢。所以创作时，最好从“趣味”开始，选择一种现象或一个截面，在表述中让孩子们去领悟友好、友爱的真谛。从葫芦与瓢的转换、瓢与瓢虫的形似及联想，巧妙地衬托出主题。“这种巧妙，也就是所谓的技巧吧。”

对文字要有敬畏感

从事儿童诗歌创作近四十年，张晓楠累计创作千余首，每一首诗都印着儿童的趣味和梦想，也荣获了一大批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奖项，比如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奖、第二届全国电力文学奖、第二届及第四届泰山文艺奖（文学奖创作）、齐鲁文学奖特别荣誉奖、2015年及2021年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等，并被山东省委宣传部批准列入《齐鲁文学名家传记》。

随后，张晓楠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黄河水几道道弯儿》，也是一本自传体式的乡村散文集。

张晓楠的诗作《在麦茬地凝望》，就充满了这种回望乡村和童年的气息，“总喜欢/到夏天的麦茬地/凝望——//凝望/那些新长

的绿苗/那些套种的庄稼/偶尔夹杂的/点点黄花//多么像/母亲纳好的鞋底/一针一线/密密麻麻……//有好多时候/梦见自己/赤着脚在走//任那枚银针/一不留神/把乡情刺破//”张晓楠说，创作儿童诗最困难的不仅仅在艺术本身，更在于你如何坚守。“诗歌不同于小说、童话，凭较强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，制造效应，也很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，写出名堂。所以选择诗歌创作，贵在坚持，有平常心，不急功近利。”

张晓楠愿意引用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说过的一句话，“要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语言。”创作近四十年，张晓楠一直有自己的创作信念，“一是对文字要有敬畏感，二是把每一首诗歌作为最后一首来写。”

随着AI技术的发展，业界认为文学创作者，特别是诗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对手，在很多人看来，AI写的诗歌比诗人快太多了。张晓楠不担心自己会被AI取代，他认为，AI写出的只是文字游戏，而非诗歌，“因为诗的要素，除了语言和形象，更要有情感。AI也许会靠辞藻堆积出一些意象，但很难制造出精粹、形象、率真且有童心趣味的优秀的儿童诗作品。”

“最正常的诗人”

提到诗人，很多人印象中就是李白、杜甫，当代诗歌在当下反倒越来越小众了。最为知名的一个段子，来自某脱口秀节目，脱口秀演员说自己在马路边喝酒碰到一个年轻人，“我问他做什么工作？他说自己是一个诗人（观众爆笑）。我就知道他没有工作嘛（观众更加爆笑）。但咱情商这么高，我就问他，你是那种一毕业就当诗人的吗？”

把这个段子讲给张晓楠听。张晓楠当然有自己的工作，他回忆起来多年前的一段经历。“多年前，我去济南一所小学做讲座。活动下来，出版社的刘总笑着对我说，张老师是我见到的最正常的诗人！这话很有意味，与脱口秀演员讲的段子同出一辙。”

张晓楠说，造成当下诗人的窘境，一是诗人过于张扬的性格，二是诗坛某些乱象损坏了“诗人”形象。

采访的最后，问张晓楠有什么特别想要表达的内容吗？张晓楠说，诗歌对孩子们滋养心灵、丰富想象力、开启心智模式，以及培养对母语的感情，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。希望孩子们多读诗、读好诗，做精神富有、心灵富贵的人！

“至于我自己，我愿意用我写的一首诗《我的诗歌》来作答。”张晓楠说。

张晓楠《我的诗歌》其中一个章节说，“我的诗句，依然/长长短短/短短长长//像我的心电图/脑电图/跳跃着/健康与活力//”

另一个章节却说，“总会有，好多字词/被我的眼睛/吃下去//被我的血液过滤/被我的气息/烘干//每一首诗，都是/我的标本//”

这些内容相对此前的章节风格迥异。这个“正常的诗人”，依然饱含深情，依然不乏锋芒。